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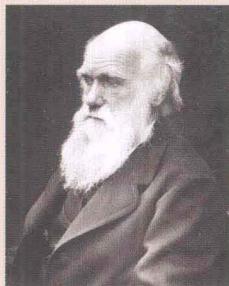


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达尔文猜想： 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

〔英〕 Geoffrey M. Hodgson 〔丹麦〕 Thorbjørn Knudsen 著
王焕祥 等译 陈 劲 校



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 演化的一般原理

〔英〕 Geoffrey M. Hodgson 著
〔丹麦〕 Thorkjørn Knudsen

王焕祥 等 译 陈 劲 校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达尔文主义原理——包括遗传、变异和选择——也逐渐令社会学家感兴趣了，但至今无人真正考察该原理如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本书将揭示英国自然主义核心概念是如何应用于广阔的范围的，包括经济实践、法律体系、技术乃至科学自身。同时，作者也批评了明显反对将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观念，指出达尔文主义最终会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而激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作者还指出，采用达尔文分析思想的社会学家也许有望产生新的解释性理论与预测模型。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将会使得社会科学获得达尔文分析的有力工具成为可能，因而会获得不同领域学者的认同。

本书适合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高校教师及相关科研人员阅读与参考。

© 2010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 / [英] 霍奇逊 (Hodgson, G. M.) 等著；王焕祥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ISBN 978-7-03-037386-1

I. ①达… II. ①霍… ②王… III. ①达尔文学说 IV. ①Q11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4841 号

责任编辑：马 跃 李晓迎 / 责任校对：徐榕榕

责任印制：徐晓晨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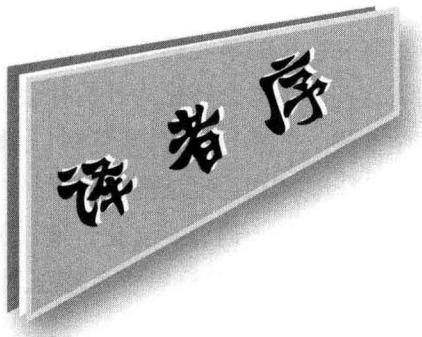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3/4

字数：350 00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天演论》是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英国著名学者赫胥黎的讲演稿，经严复先生翻译于1898年在中国正式出版。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经马君武先生翻译于1920年在中国正式出版。

演化经济学的首部经典之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经学者胡世凯翻译于1997年在中国正式出版。

中国第一套“演化经济学译丛”经贾根良教授主译于2004年在中国正式出版。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由刘志高、贾根良、杨虎涛、王焕祥等学者发起，并于2008年成功举办第一届。

国内首部研究生用《演化经济学》教科书由学者陈劲、王焕祥完成，并于2008年正式出版。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由学者陈劲、王焕祥创办，并于2008年首发。

由学者陈劲、贾根良、王焕祥主编的国内第一套“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于2009年开始推出。

从达尔文到达尔文主义经济学，再到演化经济学，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界关于演化经济学这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尚未形

II 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

成一个统一的框架。由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与克努德森完成的《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即是在此方向的一个努力。

几经研读、翻译与校对，我们认为这本著作成功地为达尔文主义隐喻的演化经济学进行了申辩与阐释，尤其是集中论述了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即变异、选择与遗传(或复制)这些概念的基本意义，以及如何将这些基本概念转化为分析社会与经济体制的演化的经济学用语。这两位学者围绕变异、选择与遗传(或复制)等概念进行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精炼，尝试为演化经济学整体理论框架的形成提供一个元理论基础。全书援用了大量来自于生物、考古、历史、语言、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数据，充分体现了演化经济学思想体系的开放特征，逻辑思辨色彩强烈，其精彩之处读者自会领略到。

作为学界首部尝试提出演化经济学框架的著作，其价值无须赘言。自 2011 年 2 月邀请霍奇逊教授来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团队交流讲学时获得书稿起，至今翻译校对已两余载，出版之际仍感惴惴。

本书的翻译对译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的项杨雪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郎政博士、嘉兴学院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研究中心的顾骅珊副教授、合肥学院的殷辉博士等均参加了此次翻译工作，加之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团队的辛勤工作，才有了本书中文版的顺利面世，特在此致谢。

译者

2013 年于南湖畔



我们很高兴看到中文版《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一书问世，这使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且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的中国，有机会阅读到这本著作。我们非常感谢中国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学者陈劲教授、王焕祥博士所领导的翻译工作团队。

在当下，“演化”一词非常流行，它包含着一系列广泛的含义。我们并不坚持从狭隘的角度来定义“演化”。相反，我们认为达尔文主义虽然只提供了演化过程的一般性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化过程是站不住脚的假设、奇迹般的跳跃或者是毫无依据的某种力量。我们非常钦佩大量的学者将其描述为“演化经济学”。但是目前由于缺乏对演化经济学总体框架的共识，从而影响到了这个学科流派学者之间的建设性沟通和对理论的发展。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演化理论上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来撰写《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一书的，因此，并未提供完整的有关社会或经济演化的理论。正如生物进化和复杂性科学，达尔文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原理只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框架而不是完整的理论。这个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在具体应用这些原理时提出正确的问题，

但它并不会提供详细的答案。我们只能从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相一致的其他理论来寻求一些答案。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强有力地解决这些理论的具体应用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大胆地在社会领域使用了自然随机选择原理，并有效地描绘有关社会群体自适应特性之间关系的统计规律，揭示潜在的选择原理如何在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中发生作用。例如，我们已提取的关于多重均衡和极限环不是唯一固定点的信息，就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自 2010 年英文版首次问世以来，本书就赢得了社会的广泛积极反响，当然也有针对书中内容提出的一些有益建议和批评。由于目前只有少量的学者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因此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接受每一个概念和定义，但是我们在著书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揭示如何让达尔文主义的普遍原理帮助我们理解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在达尔文主义的普遍原理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性的概念上。首先要理解的就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定义并不局限于从其他现存的群体中淘汰一些成员。这是自然选择的一个特殊情况，被称为子集选择，但是很多人都将其与达尔文主义的整体选择混淆了。当经济衰退淘汰了某个产业的一些公司时，就发生了子集选择。对自然选择更为一般的定义还涉及后代的遗传、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过渡，以及两个群体成员之间构成的因果联系和相似性等问题。我们认为，更为一般的“后继选择”问题同样会出现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特别是商业领域成立子公司的现象中。

我们想在这里强调的第二个关键概念，是我们对复制者和互动者的区分。这些术语都是我们已故的朋友大卫·赫尔(David L. Hull)(1935—2010 年)设计出来的，他在我们撰写这本著作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进一步完善了这些术语的定义，并特别提出了一类特殊的“衍生性”复制者的概念，它们具有建设性机制(或“程序”)，当输入包含特定环境信息的信号时，这些复制者就会被激活。这些机制从一个衍生性复制者到与它们相关联的互动者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指令，以引导其发展。我们用一般的概念来说明，从一个衍生性复制者正确地复制信息到另一个复制者，是形成演化能力的关键因素，由此产生了更多复杂的实体。

对复制者和互动者的区分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组织在演化过程中的特性，而且也打开了未来研究社会领域中突变的存在及其效应的大门。尽管复制者和互动者的概念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学者的抵制，但是它们对消除可能存在的误解非常重要。我们相信部分抵制源于对这些概念的支持和批评，有些人认为复制者是“能

够对自身进行复制”的“特质”或“实体”；有些人认为互动者是一个实体，而复制者不是实体。复制者只是一种能够储存、处理和传导信息的机制，由互动者控制，因此它们本身并不是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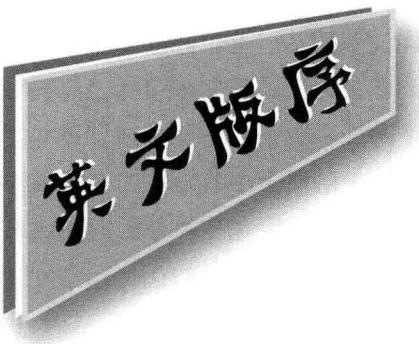
复制者在分析自然选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自然选择”一词经常会被误用。因此，我们必须要区分一个群体中自然选择的对象实体和复制者的分布，它们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经常会发生变化。另外，我们在《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一书中使用艾略特·索伯(Elliott Sober)的术语“……的选择”来描述对象选择(object selection)，而用术语“对……的选择”来描述在一个群体中自然选择的结果。自从著作出版之后，我们的朋友杰克·弗罗门(Jack Vromen)就指出，索伯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术语的。我们承认这个观点，同时也非常感谢他为我们指出了这个观点。

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我们非常乐意从一个更具体的层次来验证我们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商业和社会领域的演化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评估我们提出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价值。

杰弗里·M. 霍奇逊和托尔比约恩·克努德森

2012年10月27日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商学院和丹麦南方大学



虽然将达尔文核心原理推广至社会演化的想法已存在 100 多年，但这是第一次将该议题以书的形式系统地进行阐述。即使达尔文的观点由于其名人效应具有很大影响，但显然它在社会学中的影响力没那么大。由于众多的误译与误解，社会科学家们对达尔文学说的应用不是很常见，在这里，我们将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理解。达尔文学说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它更适合作为一个基本框架来分析社会与经济体制的演化。

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选择与遗传(或复制)。将达尔文主义运用于社会演化必须建立在能够清晰地了解这些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否则论证与反论证就会失去方向。所以，为了使这些概念保持在相对抽象的水平上，我们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当参考某些实证案例时，这些工作是概念上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处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基本元素与原理上存在的主要错误概念，并提供定义清晰的版本，是中层理论与更深层次的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将达尔文的核心原理——变异、选择与遗传运用到社会实体与过程中，我们也给出了这些原理适用于商务和其他社会现象的案例。

我们旨在为未来研究提供导向，而不是塑造快速实证运用的模板。达尔文主义也无法提供单一的模式或公理化的系统，它是一个可以激励更进一步探讨、提供某种辅助理论与模式的元理论。本书大部分集中于探讨元理论。当然，我们也将采用一些实证案例来解释其他理论家是怎样说明的。但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语言模式并将其运用到与社会科学相对立的理论中去的新达尔文理论体系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将达尔文理论运用到生物学中，第一个也是最主要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可以将特定调查引导到随机的具体原理中的概念工具。第二个成就是显示这些原理在特定环境中是以哪种方式运作的，而这需要花 100 年的时间进行具体实证性与实验性研究。达尔文主义是于 20 世纪 40 年代成功的，将达尔文主义运用到社会科学中还很不成熟，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达尔文主义的强烈逻辑性，源于它阐述了包括人类意向和社会结构在内的生命系统所有方面的演化。而很多社会科学最多只能解决上述一个或两个因素。达尔文主义的前景可能是，它可以比现有的理论更能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并最终产生新的可测的先决条件。虽然我们还未能完成这项目标，但我们相信这本书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

演化理论能够解释极其复杂的现象。在这里不存在为什么某些主体成功了而某些没有成功的简单解释。就像“适者生存”是自然界中各种特定的具体现象存在的先决条件，对于某些主体成功与失败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在特定环境下拥有特定的解释。要想全方位地阐述就必须要有大量具体的后期工作为辅助，而这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本书为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概念上的框架。实证调查也需要有分类的、概念上的引导，就像达尔文自己所写的那样：“没有理论的产生，我确定就不会有观察。”

我们进一步来解决与社会演化同等意义的“遗传学”。这看起来是可以忍受的，但事实上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30 多年来，“文化基因”这个词一直被视作一个模糊的词语，并没有深入的调查来说明社会与文化实体是怎样复制的。基因承载并传递信息，从广义上来讲，基因通过某些编码的方式进行可以转移到其他实体并产生反馈的有条件部署。我们也认为信息的储存与复制对于社会演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的框架注重社会层面上的其他一些信息机制。

在这里，习惯的概念至关重要。习惯在学习与发展中是非常关键的心理机制。它们是主体中习俗、惯例与所有高层次社会复制者的基础。习惯与惯例是持久的，它们会相互复制并拥有解决经常出现的问题的即时决策，它们的持久稳固意味着主体演化经常顽强抵抗来自公司或政府的创新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强调区分复制者与互动者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决社会演化是否是“拉马克主义”这一棘手议题。更为重要与建设性的是，社会复制者的界定将会引发更多问题的讨论，包括社会演化中复杂性的产生、复制模式和人类社会演化的重要转变。我们的研究比社会科学中先前关于演化的工作更强调社会组织（作为复制与选择的要素）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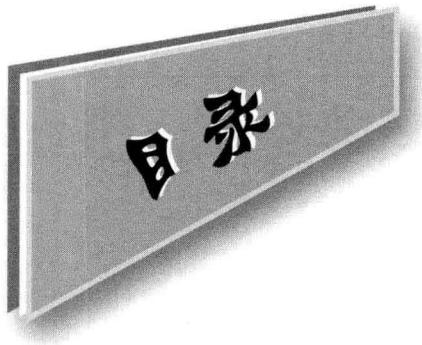
我们在此意识到研究上要感谢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先生与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先生、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先生与彼特·理查森(Peter Richerson)先生。他们的许多令人鼓舞的工作在将演化观点带入社会科学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但是在纳尔逊与温特所提供的理论中，达尔文原理是暗含的而不是明示的。因此我们将他们运用的达尔文原理明确化，并将其作为演化经济学家所用的大致理论框架。博伊德与理查森仅仅聚焦于社会文化层面，而回避了以一种可归纳的方式定义并阐明达尔文核心概念的哲学任务。我们的时间范围要小一点，除了早期的文化与语言演化，我们对于社会演化的分析模型集中于最近几千年。虽然这一时期有过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但是人类的基因库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最近巨大的社会经济演化不可能因基因变化而发生。即使当基因变化没有发生时，我们的框架也可以发挥作用。尽管以上这些学者们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衷心希望，在未来，通过我们的概念模式与具体实证研究的结合，更全面地发展出一套替代现有的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存在的主流方法的静态模式，这样达尔文也就有可能在社会科学中拥有如其在生物学中一样巨大的影响力。

杰弗里·M. 霍奇逊和托尔比约恩·克努德森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商学院和丹麦南方大学



译者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第1章 达尔文学说对社会科学的挑战	1
1.1 达尔文的胜利	4
1.2 达尔文主义在社会演化领域的一般化	5
1.3 对复制或选择的社会单位的早期识别	8
1.4 对达尔文主义的排斥	13
1.5 缓慢复苏和顽固的抵制	17
1.6 于回首中展望未来	23
1.7 本书的范围和框架	25
第2章 一般化达尔文主义	28
2.1 引言	28
2.2 复杂物种系统和达尔文主义的必然性	31

2.3 为什么达尔文的核心原理是不够的	35
2.4 广义达尔文主义——关联性与重要性	39
2.5 一般化达尔文主义：总结与结论	42
第3章 竞争和辩驳	45
3.1 达尔文学说能处理意向性吗？	46
3.2 “人为选择”排除了达尔文学说？	48
3.3 自组织理论是否能代替达尔文学说？	49
3.4 从连续到间断？	54
3.5 小结	56
第4章 拉马克学说的困惑	57
4.1 引言	58
4.2 拉马克星球上的问题	61
4.3 回到地球上的社会演化	69
4.4 达尔文学说胜过拉马克学说	76
4.5 基因型-表现型以及复制者-互动者区分的重要性	77
第5章 自然选择原理及其对社会演化的应用	80
5.1 选择的定义	83
5.2 子集选择	85
5.3 后继选择	89
5.4 扩散、复制、复制者修改以及选择	95
5.5 使选择和适应运转	97
5.6 结论	99
第6章 信息、复杂性和衍生复制	102
6.1 复制者的审判日	104
6.2 复制者和复制	107
6.3 来自自我复制自动机的启发	110
6.4 廓清的衍生复制者	111
6.5 衍生复制和复杂性	114
6.6 米姆问题	119
6.7 习惯、惯例和其他社会衍生复制者	123

6.8 扩散和复杂性	130
6.9 结论	133
第7章 从群体选择到组织互动者	136
7.1 生物学中的群体选择	137
7.2 文化的群体选择	143
7.3 互动者的界定	148
7.4 作为互动者的组织及其构成复制者	152
7.5 商业企业与其他可能的互动者	155
7.6 结论	160
第8章 社会演化中的信息转变	162
8.1 文化的产生	165
8.2 前语言文化到语言文化	171
8.3 从文化群体到部落群体	174
8.4 体外及符号系统的突现	177
8.5 司法制度的出现	179
8.6 科学技术的制度化	187
8.7 对重大信息转变的总结	191
8.8 结语：多层次非最优化的社会演化	196
第9章 结论和未来研究议程	199
9.1 克服阻力	200
9.2 “没有理论的构建……”	202
9.3 本书的一些概念上的进展	203
9.4 社会科学中的双格式塔转变	205
9.5 广义进化论的积极启发法	207
9.6 发展一个未来研究议程	210
术语表	212
参考文献	221

第一章

CHAPTER ONE

达尔文学说对社会科学的挑战

本质上，没有所谓的生物学类比，而是演化本身的逻辑问题。演化理论拥有自身的推理方式，其与生物学家所运用的方式并不直接相关。他们从这里开始第一步……

——斯坦利·梅特卡夫(J. Stanley Metcalfe, 1998年)

实验性数据通常太过于可塑而无法成为概念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完全创新观点的接受根本上不是来自于证据而是来自于世界观的共鸣。

——大卫·赫尔(David L. Hull, 1978年)

达尔文的学说已经在生物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人类社会同样是演化的。达尔文主义的原理是否可以同样地运用到社会实体的演化呢？正如生物体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一样，企业、国家和其他组织同样存在这样的行为。它们适应并变迁，一些失败了，其他的则欣欣向荣。这些组织进行学习并传递信息，难道这些不是明显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过程吗？

许多思想家暗示，社会演化的过程可以部分地用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但是到现在为止，依然缺乏更加系统的解释。对达尔文概念框架的阐述是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日程中最无法达成一致的一项。我们试图推进这项工程并深化其未来的发展。

达尔文的理论也许陈旧但从未过时。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社会科学中达尔文主义的运用几乎销声匿迹。甚至今天，许多社会科学家着手于达尔文主义的时候还带着几分忧虑。许多学者支持达尔文主义对生物学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其并不适合运用于人类社会。本书提出了与之不同的想法。书中解释了为什么达尔文的原理同样能够运用到社会演化中，以及为什么对其运用的反对是毫无根据的^①。本章回溯了达尔文方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并勾勒出本书的全貌。

当把演化理论统一起来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更加需要注意跨越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之间鸿沟的方式。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将社会科学鲁莽地一般化或过度地简化。也许因为“物理嫉妒症”(Mirowski, 1989)，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按照几个一般概念和方程来寻找科学的圣杯。例如，“效用最大化”或“交易成本”无疑是这种轻率热诚的最好证明。过度一般化的解释使得这些概念变得无所不包且不可能被证伪，更加导致经济学家忽视了对不同的至关重要的情境^②以及细节的研究^③。

我们已经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如何从历史的、文化的特定研究转向宏大叙事的研究做出了全面解释(Hodgson, 2001a)。对达尔文原理的一般化是否也会陷入同样的陷阱呢？社会科学家应该忘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理想而转向深入挖掘经验性细节吗？

^① 我们所使用的“社会”术语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它包括商业和其他经济学家研究的现象，同样包括社会结构。偶尔，我们使用“社会经济学”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概念，但是其同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② 情境(context)不同于环境，环境既包括以空气、水、土地、植物、动物等为内容的物质因素，也包括以观念、制度、行为准则等为内容的非物质因素；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既包括非生命体形式，也包括生命体形式。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主体而言的，主体不同，环境的大小、内容等也就不同。而情境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它是以环境因素为基础，加入了人的情感和认知成分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环境。按照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所指出的：“对于情境，现在还没有简洁的定义……而且，情境和情境之间的界限虽然可能不清楚，但每一个情境本身又有某种‘完整性’，某种‘同一性’。”托夫勒认为：任何一种情境都可以用五个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它们包括：“物品”，即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场合”，即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一批角色，这就是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情境”几乎涉及与人发生关系的整个外部环境或外部世界。——译者注。

^③ 在1904年，马克思·韦伯(Weber, 1949, pp. 72~80)写到：“最具一般性的法则”是“最少价值的体现”，因为“更广泛的综合”更多地“盲从”于解释讨论中的特定现象。艾尔斯特朗·内格尔(Nagel, 1961, p. 575)指出，“内涵与外延的逆变原理”类似于宣称在理论的一般性和告知性内容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奥利弗·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5, p. 33)同样承认：“对于宽泛的、具有弹性的以及看似合理的概念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交易费用’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这些概念会成为事后分析合理化的工具。能解释一切的概念解释不了任何东西。”

正如我们先前所解释过的(Hodgson, 2001a)，鲁莽的一般化虽然危险，但这并不表示要阻止一般化在适合的时候得到运用。事实是，在某种程度上，一般分析框架和原理是必需的。缺少分类和共同性，经验研究的工作同样无法展开。好的理论框架是恰当经验分类的前提。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包含适当的一般化，但不能忽视重要的特定细节和情景。我们需要指导性的理论，其必须对历史和其他特征具有敏感性。

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建立一般性理论或分析框架的尝试。它们中最为杰出的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Walras, 1874; Arrow and Debreu, 1954)。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它限制了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行为，以及在交易中个体的学习与发展的动态现象。一般均衡分析没有抓住创新精神以及现代经济的不稳定性(Nelson and Winter 1982; Metcalfe, 1998; Beinhocker, 2006)。其他理论声称，博弈理论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的另一种选择(Gintis, 2007)。但博弈理论中所规定的关于信息与理性的假设，以及该理论处理新奇以及复杂现象的能力仍然是一个问题(Kirman, 1993, 2005; Bicchieri, 1994; Hargreaves Heap and Varnoufakis, 1995; Hodgson, 2007a)。

同社会科学一样，生物学涉及了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特殊性至关重要，但是并不意味着不能建立一般性的原理。达尔文主义正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它不能解释或预测任何事，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解释特殊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理论框架。这涉及多个层次上的理论(Hodgson, 2001a)。这一类型的宏大理论对于组织经验性研究和调节特定机制与细节的差异是非常必要的。对这一类型的宏大理论的追求，远不是放弃经验数据，而是给予其完整的视角和能力。

我们认为，广义进化论能够成为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统一的演化框架的支柱^①。其中大量的细节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仅能在这一阶段提供有限的经验数据的解释。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澄清概念性框架，探索其可能性，拟定这次大胆尝试的范围。达尔文在这个时代被长时间地遗忘，现在是时候回来了。

^①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适者生存原理，或自然选择原理。认为这一原理是进化的最基本原理的主张被称为达尔文主义。广义进化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推广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理，故广义进化论是生物进化论的推广。虽然进化思想在达尔文之前就有，但是由于达尔文理论的成功，学术界提及生物进化论实际上是指达尔文和华莱士共同创立的生物进化论——又被称为达尔文进化论。随着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取得重大进展，这一进化论综合了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成果。人们发现，适者生存原理不仅适用于生物进化，也适合文化、知识、经济、宇宙、人类需求等的发展。——译者注。